

詩的宣言

原由

萬里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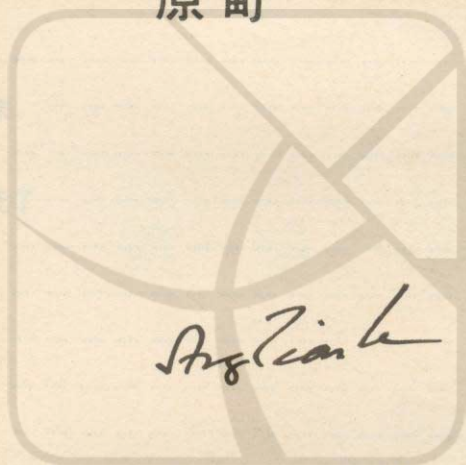
洪天賜教授捐贈

目次

诗的宣言

第一輯

原甸



第二輯

萬里書局

目次

第一辑

春	(1)
昨夜我回来	(2)
我赞美绿	(4)
我们的诗死了	(7)
行囊	(12)
信念	(18)
诗的宣言	(23)
我不到卅	(30)
明日之歌	(37)
涂——香——港	(47)

第二辑

寡妇山	(51)
跋	(78)

春



第一辑

1977年2月

春

来回转呀和

春来了——

公园的草绿了

泳池的水蓝了

风中有树叶沙沙的窃语

人们解下厚重的冬衣

一件、一件又一件

身子轻盈得似飞燕

空间变得宽敞了……

而窗户是楼宇的衣钮

迎风竞相地解开……

东方的地平线

太阳也起得特别早……

这是春日呵！

我的诗泉

也开始

解冻……

1977年2月

昨夜我回来

春

昨夜我回来
稍稍进门来
亲家乡的土
饮家乡的水
解开我的胸怀
让家乡的空气
装满我两个肺袋

昨夜我回来
稍稍进门来
没有惊醒你
没有惊醒他
我把无限的祝福
撒在你门前
撒在他窗外

昨夜我回来

稍稍进门来
这夜睡得甜
这夜睡得香
头枕母亲大地的臂
眼看蔚蓝如昔的天盖
满天星星入梦来

明早我又得走了
无限深情付流云
请为我备把土
请为我备包泥
在异乡的庭园里
我要用这土和泥
栽种一株胡姬

1977年1月24日

我赞美绿

我赞美绿

在地球上

除了湛蓝的海洋

绿 是主要的色调

从亚洲的原野

到非洲的丛林

从欧洲的山巅

到拉丁美洲的峻岭

排山倒海的 绿

铺天盖地的 绿

汹涌奔腾的 绿

相拥着

相连着

相依着

相靠着
它们的根
只要能接触的就盘得紧紧
它们的幹
只要能接触的就挽得紧紧
呵！这样大片大片的绿哟！
这样深厚深厚的绿哟！

它保护着——
多少的生命
多少的力量
多少的希望
多少的理想……

二

在这城市
我依然赞美绿

我走在林立的水泥钢筋间
我艰辛地寻找绿
绿呵

我找你
我赞美你——

那从偏促的窗櫺伸出鼻孔来的 绿



那从石头缝间挣出指爪的 绿
那寂寞地兀立在石山边的 绿
那顶着狂暴的山火
用生命化成肥料
为未来的新生
铺道的英勇的 绿

在这城市
人们欢呼水泥
人们欢呼沥青
但我却要寻找绿
 欢呼绿
 歌唱绿
因为——
在地球上
除了湛蓝的海洋
绿 是主要的色调

1977年8月24日凌晨

我们的诗死了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黑色的囚室里

死在检查官的利剪下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电视机前

死在“功夫”的拳头下

死在造爱的镜头边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武侠小说的剑口上

死在言情小说的泪水和唇膏里

死在新潮音乐的噪声中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踏踏的马蹄下

死在汪汪的犬狺声中

死在四重彩、六合彩以吨计的派表格下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银行的电脑计算机里

死在昂贵的房租单上
死在象债卷一样的
学费、电费、水费和医药费的

雪片似的单据中……

我们的诗是死了

死得这样的凄凉

死得这样的寂寞

没有花圈

没有挽联

没有哀歌

——连灵堂也没有

复盖着我们的诗的尸体的是——

层层的白眼

层层的白眼

层层的白眼

复盖着我们的诗的尸体的是——

层层的嘲笑

层层的嘲笑

层层的嘲笑

复盖着我们的诗的尸体的是——

层层的压迫

层层的压迫

层层的压迫 ……………

只有我们来祭她

我们——

我们的诗的儿子

我们的诗的女儿

我们用头颅撞破白眼来祭她

我们用头颅撞破嘲笑来祭她

我们用头颅撞破压迫来祭她

我们的诗呵

妳自田野来

妳自工厂来

妳自战场来

我们的诗呵

妳自贫穷来

妳自饥饿来

妳自痛苦来

妳自欢乐来

我们的诗呵

妳是赤着脚来

妳是流着汗来

妳是晒着阳光来

妳是披着风雨来

我们的诗呵

妳是一路流着血来

妳是一路呐喊着来



妳是一路战斗着来
妳是一路厮杀着来
有人呵有人
要把妳拉进深山野林里
用仙瘴灵气酸化妳
有人呵有人
要把妳拉进豪华的客厅
用软绵绵的沙发软化妳
有人呵有人
要引诱妳到权贵的宴席边
用大樽大樽的白兰地灌醉妳
有人呵有人
要把妳折骨、肢解、分体
倒置妳的首足
扭曲妳的躯体
要妳阴阳怪气
要妳如疯子发咒语
并且赠妳一面破黑旗
——“现代主义”

但妳还是赤着脚
流着汗、呐喊着、厮杀……
——直至我们来祭妳……

行囊

我爱看
年轻人的行列
一队队
一行行
简简单单的装束
背叩一个行囊
向高山
向海滩
去野营、去露宿
去爬山、去远足
一路上
多少笑语喧
多少歌声扬……

我爱看
年轻人的行列
因为——

他们背上的行囊
常勾起我
许许多多的忆想——

我哟！

在他们的年纪

我也有

自己的行囊——

一个布的行囊

一个破的行囊

一个有补丁的行囊

行囊里

一只牙刷

一条面巾

一张毛毡

——就是我全部的“财产”

有时塞进一本智慧的书

闪耀着光辉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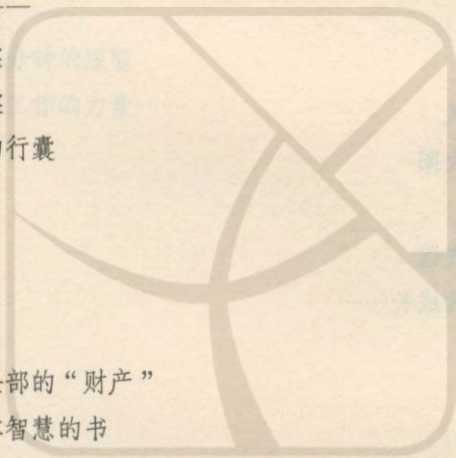
有时塞进一册战斗的诗集

震响着诗人热烈的歌唱……

我就背着

这个轻便的行囊

奔跑四方……



有时候

我

——当然还有：

我——们

背着行囊

在椰林下

扎营

在胶林边

露宿

迎着赤道的风

沐着热带的太阳

放声歌唱

唱年轻人的友谊

唱壮美理想的成长……

有时候

我

——当然还有：

我——们

背着行囊

为赶一个文艺演出

为争夺我们的文艺阵地

紧张地聚集在排演场

练歌、练舞、练话剧、练朗诵

奋战几个白天
奋战几个夜晚
饿了
灌几杯浓黑的咖啡
晒了
打开行囊
滚卷着毛毡
倒头入睡乡
——就算是五分钟短暂
全身又舒展着工作的力量……

有时候
我
——当然还有：
我——们

背着行囊
奔赴工厂
奔赴胶山
奔赴锡矿场
向受苦受难的劳动者
问候问好
问暖问寒
一个火热的集体呵
越凝越固

越凝越亮……

有时候

鼓声擂了

笳声响了

我

——当然还有：

我——们

背着行囊

向正义的号召

坚决的行动

勇敢的出发

.....
.....
然后啊

又背着行囊

把胜利的歌声

向四方播送……

行囊呵

我亲爱的伙伴

妳伴同我冒多少的风雨

妳伴同我经多少的风霜

妳伴同我受多少的痛苦

妳又伴同我写多少的希望……

今天

在这岛城

我看着年轻人的行列

愉快地前进

我不禁想起了妳

——带着深切的怀念

并且为妳歌吟……

1977年10月12日

信念

有一个信念在我心里
泰山一般的重
磐石一般的坚
不要说无形的风刮它不走
就是锐利的电也鞭它不动
象万年的化石埋在地层底
有一个信念在我心里

百年的化石可以追溯——
它的年代、它的成因、它的形成
我的信念难以追溯
——也许是童年时
当铺旁父亲闪缩的身影
——也许是童年时
母亲借贷时愁苦的表情
——也许是童年时
太阳旗下刺刀的寒光

利用以充饥的不知名的劣菜汤

——也许正是那一次

偶然间拾得的一小块猪皮肉

我含在口里足足嚼了一个晌午

(太美的味道呵，怎忍遽尔吞下)

也许这都是粒粒的砂，片片的土

开始了一个信念的堆筑

好了，接着来的是我的骨骼的成长

好了，接着来的是我的躯体和思维的发育

好了，接着来的是时代的巨浪——

是青年人的觉醒

是劳动者的怒吼

是理想的显现

是历史晨鸡的啼鸣

一个伟大时代的难产

牵痛了我的神经

从此

铁流冲击着我和伙伴们的心胸

我们都渴望着钢铁的提炼

我们不知道熬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或者用心的频率对准着收音机的频率

聆听着新世界的声音

或者在昏暗的灯光下

抵受着热带蚊虫的侵扰

不知疲倦地传抄着一册珍贵的书籍
或一首几经辛苦才觅得的歌曲
我们知道在没有山的地方更要珍惜每一棵草木
我们知道在没有水的地方更要珍惜每一涓滴
或者我们进行着兴奋的讨论和争论
构想着人类明天的画图
你加添形像
我加添色彩
无比的瑰丽、灿烂、辉煌……
至于我
当然还有一个新项目：
写我的诗
——为了我的信念……

信念呵
妳珊珊的步履
令我痛苦
令我懊恼
令我心焦
令我哭泣
信念呵
妳的瑰丽
令我坚定
令我顽强

令我乐观
令我鼓舞
送走了热带的雨季
迎来了热带的旱季
送走了热带的旱季
迎来了热带的雨季
在共同信念的旗帜下
常有消沉的脸
常有悲观疑惑的眼睛
这是一场马拉松的长跑啊
摔跤的人掉队的人岂能避免
只要信念的火炬燃烧不息
崎岖的跑道上
就一定会有匆忙不断的步音……
象孕妇保护着胎儿
我保护着我的信念——
有信念者呵
你是有福的

有信念者呵
你是有福的
你或在欧洲的城市
你或在非洲的矿场
你或在亚洲的田野

你或在拉丁美洲的畜牧场

你或在地球的边陲

你或在海的涯角

我们的信念相连

我们的心脉相通

我们的呼吸与共

有信念者呵

你是有福的

象万年的化石埋在地层底

有一个信念在我心里

它和我的生命结得如此紧密

如同那心脏、气管

如同那肠胃、血液……

1977年11月16日

诗的宣言

诗与人民

诗人

这牌子

快把它

从天上取下来

诗人

这牌子

快把它

从深宫搬出来

让我们

卷起衣袖

挑几桶水

把它

乾乾淨淨地洗刷

然后

把它搬到

阳光下

如果下雨

让雨淋

如果起风

让风刮

要让人民

都能触摸它

感觉它

喜爱它

而且懂得

它的用途——

如同木材

可以用来

搭桥梁

起大厅……

而诗人们

我们必须准备好——

要是寒冷

劈开它

当柴烧

要是黑暗

劈开它

当火把……

我们站岗

诗人

——这位子

我们来坐

我们来坐!

不需要礼让

不需要谦恭

不需要扭捏

不需要脸红

当劳动人民

还被压喘着气

还没有自己的诗人

诗人

——这位子

我们来坐

我们来坐!

不能让它空着

空着它会发锈

空着它会腐朽

而且

诗的魔鬼会来霸着



它们正躲在阴暗的角落
伺机扑出同我们争夺

不要幻想挂冠
对时代的诗人
挂冠
——普通一兵的军帽

你载上它
就要等待听号令
就要随时持枪出发……

不要幻想荣耀
对时代的诗人
荣耀——
只有共享
没有独占

诗人
——这位子

我们来坐
我们来坐！
如同战士
站岗放哨
直至明天
劳动者歌唱了

我们张臂拥抱

但是

今天

诗人

——这位子

我们一定要坐

我们一定要坐！

我们是诗的工人

我们

是诗的工人

诗的搬运伙

诗

是人民的财产

我们流着汗

要把诗

扛回

人民的家门

伙伴们

在路途上

我们得小心

要保护好

诗

要提防

诗的强盗

他们的心里

无耻的欲火

还在燃烧

他们

没有睡觉

伙伴们

在路途上

我们得擦亮眼睛

加倍清醒

不要让

浓雾惑

妖氛迷

方向

要辨得清

路

要走得明

要保护好诗

要守卫好诗

送诗

回家……

诗要回家

诗要回家门

回人民的家门!

1977年10月16日凌晨

我不到卅

不，你撒谎
我的身份证
你在公开的撒谎
你歪曲事实
我的岁数
决不是这个数字

登记官
请你先喝三杯咖啡
提一提神
再算一遍
——我的岁数
用精确的电子计算机
再算一遍
——我的岁数

不对不对！

还是这个数字

对不对

你不能算得准确些吗？

——饭桶！

我的出世年份：一九四一

——对！

今年：一九七八

——对！

岁数的算法：

今年

减

出世年份

——对！

我的岁数算法：

一九七八

减

一九四一

——对！

但——

等于：

三十八

——不对不对！



我 一九四一年出世

——三十八年前

我 二十岁离开学校

——十八年前

我 二十四岁开始流浪

——十四年前

我 二十九岁后的第三年结婚

我 二十九岁后的第五年有第一个女儿

我 二十九岁后的第七年有第一个男儿

.....

.....

但我的岁数

三——十——八

——不对不对！

不！我还很年轻还很年轻

我不到三十！

不要把我划进三十

不管你怎样解释

——说三十八还是青年

——说人生五十才开始

——说大器晚成

不不！去你的！

我不是这个步数

我不到三十！

我不是娇柔的女明星

而怕老

我不是大腹贾旗下的运动家

而怕老

不，我是如此的平凡如此的平凡

象你，象他，象多数的众人

但我不要三十八

我不要跨进三十

我要我的时间停留——永恒

而我的劳动不息……………

我的血液

还留有母体的温热

仿佛一个钟头前

我才搁下书包

我仿佛刚从学校的运动场回来

刚用大毛巾抹过颈项的汗

我仿佛刚结束了一个年青人的大合唱

无牵无挂的青春旋律

还在耳际回荡

我仿佛刚结束了一个年青人的辩论会

好胜的倔强
尚令我激喘
哎！我怎么会三十八？

我还在用强烈的心
感受着外界的一切
我还在用水晶似的眼睛
看看这个世界
一对瞎眼夫妇怀中的幼儿
令我为之沉思了一个下午
我想着要在黑暗中摸索着水壶，冲奶
饥饿时的幼儿会如何大声的啼哭
我想着换尿布时
这一对盲夫妇的手会如何的迟慢
我想着在没有光的指引下
两个盲者将如何的扶抚这个幼小者
走他们漫长而崎岖的路……

唉！不要笑我
我常为不幸者饮泣
我常为弱小者不眠
我常为受难者愤怒
每一个激动的场面
都令我缅怀
都令我激动

都令我鼓舞

我多么渴望见到汹涌的人群呵

我多么渴望听见暴风雨似的掌声呵

一切集体的东西都令我赞美

哎！我不是三十八

何况

地球还在成长

在太阳的照明下

象一粒尚未熟透的橙

在深蓝的宇宙背景前

金晃晃地转动

每天 每天

多少的山被搬走

多少的海被填平

多少的建筑物在打地椿

多少的科学发明

你瞧，我的胳膊还这样的粗还这样的粗

每分钟可以抡十次百斤大锤

你瞧，我的腿还这样的结实还这样的结实

一夜可以翻过百座的大山

而且

作为一个诗人

我最美的诗尚未写……

当然，三十八并不老
三十八还是青年
三十八还是人生的起步
但我还是不要三十八
不要让我的青春划进三十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哎！三十八
——三十五加三
哎！三十八
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一半再加三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在人生的道路上
多一年的虚度就是多一份耻辱！

我要
我不到三十！

1978年2月21日

明日之歌

尊敬的老者呵
请您不要唠唠叨叨
向我诉说着昨日
昨日是痛苦的
昨日是哀愁的
您满脸的皱纹
您满头的白发
它们已经时时刻刻
都在向我作了生动的描述
描述着昨日

年青的朋友呵
当你们从愉快的爬山和远足回来
当你们结束了欢乐的舞会
当你们享受完了日光浴
请你们坐下来
我要和你们谈谈

谈谈明日

明日——你见过么？

明日——你想过么？

应该想呵

值得想呵

明日

——是一个大的课题

值得我们

一天想一百次

不要怕想痛脑筋

不要怕想到失眠

哲学家呵

多少的脑汁

泼向明日

但不要这般抽象

你能与画家合作么？哲者呵

只有画家的色彩

才最明朗、具体

我们要最清晰的

知道明日

认识明日

明日是大象么？

但我们决不是无能的瞎子

让我们合作吧——

把你感触的部分

加上

我感触的部分

我们可以感触

完整的明日

全部的明日

宗教家呵

你不要胡咒

我们说的明日

不是末日

不！明日

——是一个全新的日！

如果你们一定要

用宗教的语言

那么

那是一个

真实的伊甸园！

但请记住——

欢乐的不只是



亚当和夏娃

狭窄的二人世界

化学家将化验出

空气的成分是：

$N_2 + O_2 + CO_2 + \dots$

再加上——

欢乐的元素

一种全新的空气

充沛弥漫在

无远弗至的空间

人们的胸膛

鼓满着这样的空气

日日夜夜

象拉满鼓满的手风琴

他们的语言

如同音乐

有节奏、欢畅

有旋律、美感……

有一些语言死了

如“贫穷”、“饥饿”、“灾难”

如“战争”、“抢夺”、“霸占”……

考古学家们

为大炮和机枪的用途

要写洋洋万字的文章
课堂上

孩子们的识字第一课
是“公”字

因为没有什么比这字
使他们更易理解

教师们用三言两语
可以完整无缺地讲解了

原子、质子、中子……

但却要用十个课程

讲解“私”和“财产”

人们惊异不已的

是人类的足迹

踩踏过如此多的泥泞

“历史”对他们

是一部新的天方夜谭

每个人都在创造

创造着

——物质的财富

创造着

——精神的财富

创造着

——一切幸福的元素

地图上

不需要用颜色区分
城市和乡村
——不！这两个名词也已死掉！
每个地方
都可以收获粮食
都可以炼钢
都可以制造快速飞行体（不叫飞机）
都有星际飞航的起落站
供新婚夫妇
登上其他星球
欢度蜜月……

文化也在丰收
科学家、艺术家、诗人……
这些名称都要改换
因为每一个人
走进实验室里
都能有或大或小的创造
电台
用重叠播讲
都无法报导尽
每天涌现的科学发明……
每个人提起笔来
都有优美的语言

都能有或长或短的诗篇……

三千伍百万度热的太阳

设了发能站

全新的动力系统

全新的燃源、热源、电源

没有了夜

没有了黑暗……

铜板、钞票

银行户口簿、支票

都陈列在博物馆里

每天让管理员用鸡毛帚打扫

没有店铺了

——只有种类丰富品种繁多的“货物站”

人们要生活必须品

上街去——

不说：“买东西去”

而说：“领东西去”

但是，谁也没有

需要五斤米

取了五斤一两

需要两磅面包

取了两磅一安士……

人们的最大课题
是研究如何才能
将生命无限制的延长
使个体生命长存不息……

嗨嗨！年青的朋友
不要笑我
学《桃花源记》的陶渊明
不！这决不是幻想
我是在细看
人类的足迹
追寻着人类的未来
感觉着历史的成长

人类
整体的巨人
他正迈步在
时间的大道上
年青的朋友呵

当你们从愉快的爬山和远足回来

当你们结束了欢乐的舞会

当你们享受完了日光浴

让我们

开始工作吧！

用我们充沛的精力

移走一切的石块

搬走一切的障碍

让人类的脚步

迈得顺利

跨得快！

让我们

开始

工作吧！

明日

——呵，不在明日

在今日，就在此刻

让我们

开始

工作吧！

让人类

早日

跨进

明——日！

1977年11月25日



涂——香——港

香港是杂种香港是杂种香港是杂种

香港不中不西香港似中似西香港非中非西香港四不象

最新的劳斯莱斯最新的马斯蒂宾士卷着早应淘汰的人力车

最新款的时装拖着古老的清末民初的长衫

大厅大楼你压我挤地争着往上爬

木屋却在似苦似乐地开展登山比赛

每一条街都是不规则的人河

顺流碰着逆流逆流撞着顺流

人流的旋涡卷着人堆的礁石

人堆的礁石阻着人流的旋涡

车辆都是怒气冲冲的汉子

急急忙忙地赶前爬前抢前追前

喇叭狂响着狂鸣着狂嚎着狂喊着

酒楼的招牌、戏院的招牌、药店药行药房的招牌

银行的招牌、地产交易商的招牌、股票公司的招牌

医生的招牌、理发店发型屋的招牌

健身院的招牌、教你如何减肥的健美院的招牌

茶餐厅饭店的招牌、电气行、超级市场的招牌

挂着“押”字的当铺的招牌、算命馆的招牌

麻雀学校的招牌（唉！这样的学校！）

会所的招牌（唉！这样的会所！）

热舞厅、女子美容院、三温暖的招牌

还有广告——

汽车的广告

冷气机的广告电冰箱的广告电视机的广告洗衣机的广告

香烟的广告、胃药的广告、伤风特效的广告

止痛止痒的广告和增加性能力使先生快乐使太太满足的广告

从街的这边向街的那边伸长着脖子

从这块广告牌和那块广告牌间张出招徕的手

它们比赛着颜色的鲜艳比赛着唯我独尊比赛着大比赛着说谎

每个人都在赶着路紧张地跑着紧张地闯着紧张地奔着

赶着搭车子赶着登渡轮赶着截“德士”

赶着上茶楼赶着争位子赶着叫点心赶着吃

赶着掏手巾赶着抹嘴赶着奔出街再赶着自己的路

赶着买报纸赶着读狗经马经股票经

赶着上马场赶着进“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的场外投注站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病、胃病和神经衰弱

他们的心脉要比正常速度快一倍有多

而且冬天里他们还有降不下的肝火

工厂的烟染污着空间最肮脏的骂人话染污着空间

当他们发怒的时候要骂人

当他们高兴的时候要骂人
当他们失望的时候要骂人
当他们闲谈的时候也要骂人
他们是世界上骂人语言的天才创造者
他们可以在一个短句里钳入三个以上的粗言秽语
或成为惊叹词或成为语助词或成为连接词
听的人那么自然讲的人那么平常第三者还会欣赏哄笑
报摊上有几百种报纸和书刊
大部分都伸着狗头摆着马尾
裸女的照片贴住了无耻——
乳房、大腿、淫相——现在据说还有了耻毛
从报摊一直幌到电影院的大广告
但多谢我们仁慈的“艺术家”和影业大亨
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保护我们年幼的一代
“不宜儿童”不是挂在裸女的乳房就是写在大腿间
而铜板后追逐着大批的“自由文人”
他们一边自由地追逐一边自由地手淫一边自由地写色情文字
闲来时也不防骂骂别人的“专制”
发发“艺术自由化”的论调
于是这里的劫匪们热烈地响应自由——
进酒楼、进住宅、进银行
进戏院、进警署（笔者按：没有写错）
进理发室（不是去理发）、进殡仪馆（不是去吊丧）
于是这里的老千们自由地“滚”——行骗

于是这里的贪官们自由地“收租”——聚敛钱财
于是这里的投机者自由地投机取巧
于是这里的吸血者自由地吮吸别人的血汗
于是这里的色狼们自由地奸淫少女和女童
于是这里的少女和女童们都很自由地被强暴

哎哎！香港香港

我绘妳全得用墨黑的颜料

我写妳全得用相应杂乱无章的诗行……

1977年12日

寡妇山

（一）引子

阿西的寡妇山呵

它高耸云霄

长年不晓——

谁白云的深奥

有一个神奇传说

在哪里埋藏——

第二辑

（二）

盛开的南中国海

是一个大陆和一个岛屿相偎依

——中国与婆罗洲

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

是一个大陆和一个岛的联袂成

寡妇山

(一) 引子

高高的寡妇山呵
复盖着云雾
长年不散……

在白云的深处
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在哪里埋藏……

(二)

茫茫的南中国海
把一个大陆和一个岛屿隔开
——中国与婆罗洲

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
把一个大陆和一个岛屿联起来

——中国与婆罗洲

中国呵中国

到底在什么朝代

到底在什么世纪

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在历史发黄的一页上

只知道地主的皮鞭

鞭裂了中国的天

婆罗洲呵婆罗洲

到底在什么年代

到底在什么世纪

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骷髅骨还被当做战利品显耀

只知道镣铐还困着奴隶们的手脚

一个乾旱的季节

一个南中国的农妇

一声凄厉的呼唤：

“儿呵，你去吧！…………”

就是这裂帛的一响

拉开了这个传说的序幕……

于是

一个勤劳的中国青年

坐了一只破旧的帆船

一任风的吹刮

一任水的飘载

为了逃避年年的天灾

为了逃避地主的摧租

他把生命交给了大海

他把生命交给了风……

风吹了

海动了

他离家了……

他不知道

破旧的帆船

将把他飘到那里

等着他的双脚踏上的

又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

在家乡

人们都说

在海的彼岸

在水的那边

有金、有银

只要有气力

就可以把金山银山
搬回家乡

但是

他并不想金山

他并不想银山

他只希望

那里有可以耕种的田

那里有可以插秧的地

在那里他付出气力

不会饿死

只希望没有地主

没有摧命的租……

他在家乡

守着苦命的娘

他种地干活

养不活他娘和自己

一条藤上的苦瓜都是苦涩味

他叫娘忘了儿子

娘哭肿了两只眼睛

又在海边望了一夜

他还记得

娘抱着他哭着说

他乡的井水不比自家的甜

有了好日子不要忘了回家

风吹了

海动了

他离家了

他不知道

过了多少个海上的日子

他只认得

他在船上昏过了五次

他在船上死过了五次

每一次醒过来了

再拉紧帆呵

再把好舵呵

再勇猛的同海同风同饥饿搏斗……

在他昏过了五次之后

在他死过了五次之后

海不再是茫茫的无际

天不再是灰灰的世界

在海的那边

在天的那边

他看到有一座高高的山峰

披着轻纱向他笑

他也笑了

他高声的向它问：

“山呀！

你那里有没有可以耕种的田

你那里有没有可以播种的地

你那里的人付出气力

有没有人还会饿死？

你那里有没有吃人的地主

天天摧粮索租？”

(三)

在这高高的山脚下

住着一个痛苦的民族

鹰隼的黑翅遮盖着大地

杜森族的酋长统治着杜森族

在酋长的统治下

婆罗洲到处是镣铐的声响

婆罗洲到处是奴隶的哀号

婆罗洲到处是血腥和死亡

婆罗洲到处是眼泪和呻吟

在酋长的统治下

婆罗洲呵

——人间的黑地狱

杜森族人没有财富

——所有的财富都是酋长的

杜森族人没有米粮

——所有的米粮都是酋长的

杜森族人没有牲口

——所有的牲口都是酋长的

就连所有的少女呵

就连所有的婴儿呵

酋长一天要一个杜森族的少女

酋长一天要杀一个杜森族的婴儿

呵，悲惨的杜森族啊！

呵，苦难的杜森族啊！

这天

酋长坐在兽皮精制的虎皮王位椅上

一手搂着一个美丽的杜森族的少女

——一个刚刚从民间掳来的杜森族少女

——一个绝望地挣扎着的杜森族少女

——一个可怜的不幸的杜森族少女

一手执着一端挑着一个婴儿尸体的长茅

——一个刚刚出世的杜森族的婴儿

——一个被杀戳死了的杜森族的婴儿

——一个可怜的不幸的杜森族的婴儿

瑟瑟……瑟瑟……瑟瑟……

紧急的鼓声突然响了起来

一个慌慌张张的卫士

跌跌撞撞地扑进来

他的嘴唇灰白

他的手脚抖颤：

“王呵！王呵！”

有人……有人……

从海上来……从海上来……”

这个惊慌的卫士

声音虽然是那么的微弱

但却象电光一样

激起震耳的雷响：

“我脚踩着的大地

一只山鼠也休想逃过

我头顶着的天空

一只山雀也休想飞过

违反的人

不管有三头六臂

都要用血来祭拜我的矛戟！

快把他捆起来，拖进来

那从海上来的人……

我的地神呵

你又将异类的鲜血来浇沃
这是多大的盛事呵！
哈哈……哈哈……哈哈……”

瑟瑟……瑟瑟……瑟瑟……

紧急的鼓声又响了
一群卫士么喝着
推拥着青年进来

这个残忍的酋长
一手推开了杜森族的少女
一手剥下了矛头的婴儿的尸体
把他的矛戟砰然掷下：
“血呀！哈哈……血呀！……”

刽子手拾起地上的矛戟
一步一步地向青年逼进
酋长的眼睛闪射着
渴求的和将受到满足的眼光
他甚至不愿意眨动一下眼皮
怕漏过那刹那的血的享受

“不许杀他！”
有谁在这样坚决的喝令

这喝声使刽子手手中的矛戟
跌落到地上
这喝声使酋长的眼睛
也充满惊惧的光芒
这喝声使杀人者
索索地抖颤……

青年
酋长
刽子手
卫士
都把眼光投向
地上的那个杜森族的少女

那个刚才在酋长的怀中
绝望地挣扎着的少女
那个被掳来的
可怜的不幸的少女
现在却是如此的勇敢无惧
在她漂亮而蓬散的长发里
两只美丽的眼睛
象黑夜里的两堆篝火
燃烧着凶猛的火焰
她健壮的身体

象上阵的勇士

一样的勇武

酋长在一阵惊愕后

接着是一阵哈哈的狂笑：

“杜娜，我的心肝

妳这胆小鬼

妳害怕见到

血在这个青年的胸脯上开花吗？

妳害怕听到

死神快乐的高叫吗？

杜娜，我的心肝

我还嫌这个家伙的胸脯不够健壮

那里头挑不出强力喷射的红花

要不然妳将在这样光亮的白天

欣赏到比红宝石更灿烂的奇色

至于死神快乐的叫鸣

杜娜，我的心肝

妳知道我手下的刽子手

他们杀人的速度

比奔跑的野兔还要快速

这个该死的家伙

保担他断气前哼不出

一声死的痛苦

“来呀！

让我的杜娜

来一次愉快的享受！”

“啊！不，不！

最威严的王呵！

在我们杜森族的家乡

我早就听惯了死的哀叫

最威严的王呵！

杜娜有一个卑贱的请求——

呵！请放掉这个可怜的人吧！

他犯了什么罪呢？

他身边没有一个队从

他身上没有一把刀剑

他没有伤害一个杜森族的子孙

他也没有想行刺我们威严的王

呵！请放掉这个可怜的人吧！

你看他的皮肤那样枯干

太阳早就把他身体内的血吸干

你看他憔悴得快要死去

你就交给他一把利矛

他也没有力气伤害一只蚂蚁

呵！最威严的王呵！

请放掉这个可怜的人吧！”

杜娜跪在酋长的脚下
用痛苦的声音哀求着：
“呵！最威严的王啊！
请放掉这个可怜的人吧！
我这个卑贱的奴隶的女儿
愿以最忠诚的心许愿——
我愿意听从王的一切旨意
以最温顺的态度为您服侍
我愿意成为您众多的妻妾之一
虽然我深知我的被宠只有短暂的时光
但为了这个可怜的青年
我愿意为他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个残忍的酋长
从来没有接受任何的劝谏
但对杜娜的请求
现在却开始静静的思考
他从来没有真心宠一个妻妾
每一个美丽的少女
只能满足他一日的兴趣
杜娜，这个杜森族美丽的姑娘
是今早队从民间里抢来给奉上
但是，就是从山野里捕来的猛虎
也比杜娜要温和驯良

酋长用珠宝哄骗她
用美味的菜肴哄骗她
用千遍的好话哄骗她
但是，就是从山野里捕来的猛虎
也比杜娜要温和驯良
为了讨好杜娜的喜欢
他第一次更改了命令
使卫士们也都为此而惊讶——
“只要杜娜高兴
我赐回这个青年的生命
但我要把他关在土牢里
让他知道杜森族酋长的威严！”

(四)

聪明的杜娜
勇敢的杜娜
她是杜森族一个能干的姑娘
她会用甜蜜的歌声
把野牛和山猪从森林里诱出
让杜森族的男人们愉快地开弓
她会用甜蜜的歌声
把稻苗从土里诱出
让杜森族的男人们愉快地收割

杜娜的父亲死了
死在饥饿里
杜娜的母亲死了
死在酋长卫士的牙尖下
然后
杜娜被抢走了

聪明的杜娜
勇敢的杜娜
她一晚上不停地唱歌
她一晚上不停地敬酒
贪婪的酋长
在快乐的豪饮下
醉了
在杜娜的歌声里
睡了……………

聪明的杜娜
勇敢的杜娜
她找到了钥匙
她找到了土牢
她开了锁匙
她开了土牢……………

“年青人啊！
快快逃吧……”

青年人
他用感激的眼光
看着杜娜
他从杜娜的眼睛里
看到了这个少女
是多么的焦急
又是多么的温情
他记得
使他重新获得生命的
不是首长
而是这个少女

“青年人啊！
快快逃吧……”
杜娜催促着
再加上了手臂和表情
青年从杜娜的动作里
已经知道她的意思
可是，青年人是多么的不放心
他不能够为了自己的生命
把杜娜塞在虎口里

聪明的杜娜

知道了青年的犹豫

她用最富有表情的声音

配合着生动的手势：

“我是一个杜森族的少女

杜森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

我们的空无所有的祖先死了

只留下给我们一条奴隶的锁链

我们的男人在山野里打猎

十只有九只要献给酋长

我们的男人在海边打渔

十条有九条要献给酋长

我们的男人在田野收割

十箩有九箩要献给酋长

我们杜森族的女人一听到酋长就发抖

她们不能为自己姣美的面貌而骄傲

那些漂亮的少女

她们不愿意用鲜丽的花朵打扮

却天天用泥土把漂亮的脸容弄脏

我们杜森族的孩子一听到酋长就嚎哭

母亲们生了可爱的孩子却不敢夸耀

而象是偷了别人的珠宝一样

把孩子偷偷地蔽藏

“在杜森族的家乡
怎样也逃不脱灾难的魔掌
酋长的鹰犬
终于发现了我可以使他们得到犒赏
他们用尖利的长矛
戳死了我的母亲
又用粗大的绳子
把我捆绑

“酋长的妻妾
多得象天上的星星
星星可以由太阳
一颗颗收拾
酋长的妻妾
多得他自己也数不清
酋长用尽珍贵的珠宝
酋长用尽美味的菜肴
酋长用尽好听的谎言
但我是杜森族的少女呀
我的血管里流着的是杜森族的血液
杜森族曾经有着光荣的行为
我不能为杜森族带来耻辱

“年青人呵

如果你了解我的心意
就请你带着我一起逃跑吧！ ”

年青人听着杜娜的话
年青人看着杜娜的手势
年青人看着杜娜的表情
他完全清楚了
这个少女的不幸遭遇：

“不幸的杜森族姑娘呵
我们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大海的那边
有着我的家乡
在我的家乡
有着和你们同样的灾难
为着生活
我自己过海飘洋
想不到
一片大海隔着两块同样的地

“姑娘呵
如果你了解我的心意
就请妳和我一起逃跑吧！ ”

一个是中国的青年

一个是杜森族的姑娘
同样的命运使他们联结在一起
共同的遭遇使他们反抗在一起……

(五)

银白的月亮
突然被乌云挡住
深蓝的天空
突然被雷电裂破
静了的树木
突然不安地摇摆
平静的砂石
突然伶俐地飞舞

青年和杜娜
跳进这黑夜里
跳进这大风里
向一座巍巍的大山
奔逃……

黑夜里
突然有点点的火光
大风里

突然有阵阵的人声

“青年呵

那点点的火光

是酋长鹰犬的火把

那阵阵的人声

是酋长鹰犬的吠叫

在这紧急的时刻

最宝贵的是勇敢和镇定”

“姑娘呵

哪怕酋长的鹰犬再多一倍

我们也不怕！

哪怕酋长的鹰犬再多一双手臂

我们也不怕！

只要我们两颗心紧紧的相拧

我一手能令平地裂

我一手能顶住天塌……”

青年和杜娜

在黑夜里

在大风里

向一座巍巍的大山

奔逃……

黑夜里
火光逼近了
大风里
人声逼近了……

“青年呵
我们被包围了
我们逃不脱了
让我们活着在一起
让我们死了也在一起吧！”

“姑娘呵
我上山能够斗猛虎
我下海能够擒蛟龙
妳快快先逃到山上去
留我来跟他们搏斗！”

“青年呵
我们的命子同样苦
我们死也要给同一把矛刺穿
我不能留下一个你……”

“姑娘呵
酋长的鹰犬已经来了

妳快快逃上山去吧！

我要在这里和他们拼三个白天

我要在这里和他们拼三个黑夜

如果我胜了

三天内我就上山来找妳

如果三天后我没有上山

啊！姑娘呵……”

杜娜留下青年

向山上跑去

她的心里紧紧地记住

青年的叮嘱……

（ 六 ）

一天过去了

青年没有上山来

一夜过去了

青年没有上山来

两天过去了

青年没有上山来

两夜过去了

青年没有上山来

三天过去了

青年没有上山来
三夜过去了
青年没有上山来

杜娜饿着三天三夜
杜娜醒着三天三夜
山上有甜美的果子
杜娜无心去摘
山上有宽敞的山洞
杜娜无心去睡

杜娜站在山顶的石头上
等了青年三天三夜
杜娜站在山顶的石头上
盼了青年三天三夜

杜娜问从天边飞来的鸟儿
有没有看到青年
鸟儿伤心地说：
“青年死了”

杜娜问从山脚爬上来的大蛇
有没有看到青年
大蛇伤心地说：

“青年死了”

树叶落到她的手上

树叶说：

“杜娜，妳瘦了”

湖水照着她的脸孔

湖水说：

“杜娜，妳憔悴了”

杜娜告诉鸟儿：

“鸟儿啊！

你看到青年

告诉他说：杜娜死了！”

杜娜告诉大蛇：

“大蛇啊！

你看到青年

告诉他说：杜娜死了！”

杜娜告诉树叶：

“树叶啊！

你看到青年

告诉他说：杜娜死了！”

杜娜告诉湖水：

“湖水啊！

你看到青年

告诉他说：杜娜在这里！”

山上的鸟儿

伤心地哭了

山上的大蛇

伤心地哭了

山上的树叶

伤心地哭了

山上的湖水

伤心地哭了

因为杜娜死了——

杜娜跳湖死了

从此

鸟儿飞到山上

都叫：“寡妇山”

大蛇爬到山上

都叫：“寡妇山”

树叶落到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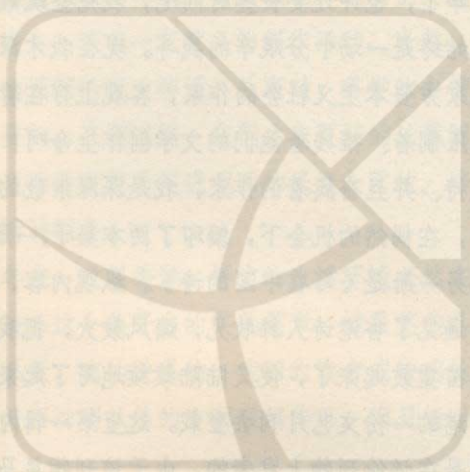
都叫：“寡妇山”

湖水日夜哭着



哭寡妇山！

1963年3月5—7日新加坡
1978年1月17日重修于香江



跋

整整十年了，也许还要长些时间吧，我完全疏懒了文艺创作。生活始终是一场十分艰辛的战斗。现在我才深深的体会到生活在东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客观上存在着多少残酷的因素在压制着、摧残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呵！在这样条件下能坚持、并且奋战着的作家，我是深深崇敬的。

近两年，在偶然的机下，编印了两本集子，一册是《原甸诗选》，另一册是《写在中国的诗》。纵观内容，全是旧作。后来，遇见了香港诗人韩牧兄，煽风鼓火，把我心中将熄的诗的火苗重鼓起来了，便又陆陆续续地写了起来。大部分都转到香港的一份文艺月刊去登载。这里第一辑内收集的诗，十九都是在该份刊物上发表的。由于该刊物星马均有发行，因此读者们或会有“熟口熟面”（广东语）之感。

第二辑收叙事诗一首。这是我十五年前在新加坡时完成的作品，一直没有发表，现在略作修改，收入集内。

前后写了两首根据我国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叙事诗，一首是《孕妇岛的传说》，已收入方修先生编选的《原甸诗选》内；另一首便是这集子内的《寡妇山》了。两首相较，《寡

妇山》更是一则广为人们熟悉的流传在民间的有关北婆罗洲 KINABALU 山的一个十分美丽动人的爱情传说。它既表现了一个爱情故事的坚贞与纯洁，以及强烈的抗争精神，也反映了我国民族之间（在具体传说中表现在华族与占少数民族地位的杜森族）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民族情谊。我国摆脱殖民主义政治统治已经一个时期了，百废待举，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面前的任务也是空前繁重的。发掘、搜集、整理我国各民族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虽非主要的和迫切的，但仍不失为一项有一定意义的创作活动。当然，在处理我国各民族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时，科学的去糟粕、取精华仍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让我国丰富的和优美的传说神话遗产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大团结、培养人民的积极奋进精神服务。

近年来，旅居香港，特定的生活环境必然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这个集子内的某些篇章，或是某些具体的描写，有的关系景，有的关系物，我国的读者或缺感性的经验。但幸而这并不妨碍从总的方面理解作品。而且情况也是较个别的。

书编好了，又传来了家父病逝的消息，心情是很沉痛的。十三个月里，先后失母丧父，万里奔丧，故园旧乡，得以重睹，这种感受是悲是喜或是喜是悲，自己也不知道了。

1978年1月25日

7月底出版前夕重改



诗的宣言

出版：万里书局

地址：G-40,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oad,
Singapore-7

承印：东艺印务公司

日期：10.1978

S\$1.70